

## 美國行醫

喉頭頸科 主治醫師 閻愷正

雖然在耳鼻喉、頭頸外科這門行業也打滾了大半輩子，但在北榮醫局我算是個新人，特別在此與各位先進與前輩問候，並也借這機會作個自我介紹。

我的醫學教育起緣於台大，並在台大醫院接受了完整的住院醫師訓練。受到恩師徐茂銘教授的鼓勵，往頭頸部腫瘤次專科領域專研並在和信治癌中心服務多年，後來受邀到慈濟醫院台北分院擔任耳鼻喉科主任。

三年前偶然的機會受邀至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中心做訪問主治醫師，並擔任其醫學院的助理教授。當初得知有機會來美國行醫雖感到意外(加州有頒發一種特殊醫師執照容許海外醫師做短期的臨床服務與教學)，但小孩也即將升高中，一來希望他們的學習能更多元化，並且能更有信心的掌握英文，就欣然的接受了邀請。

三年的合約很快的屆滿，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任期即將結束準備打包回國服務時，收到部裡蕭部長與朱主任的邀約，我就欣然的接受這難得的機會，並在八月上旬正式上任，成為喉科主治醫師成員之一。理由很簡單，當我經歷了耳鼻喉科初步的訓練，也對此專業開始有了基本的認識後，就對台北榮總耳鼻喉部在台灣耳鼻喉領域執牛耳的地位十分敬仰。

我的人生閱歷比較特別的是這最後三年，因為接受台灣完整專科醫師訓練之後，再到美國執業與開刀的醫師不多。初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中心(UC Davis Medical Center)工作，確實是一大挑戰。因為過程中如何融入在地醫療文化並熟悉醫病互動關係，完全考驗了我醫學專業以外的智慧。所幸醫療上所面臨的狀況都是互通的，人體解剖不會因為膚色人種而有所不同。所以，台灣的醫學教育與行醫基礎讓我在臨床上只花很短的時間便進入狀況。

話雖如此，還是鬧過不少笑話。有一位酗酒癌症病人開完刀後出現 delirium tremens 的症狀。查房時住院醫師直說病人需要照會“賽克醫師”(Dr. Syke)。科內我所認識叫 Syke 的是一位整型美容醫師，我心裡極為困惑，因為我自認把那位病人的傷口處理得很理想，並且眼前的病人有更急迫的問題，為甚麼還需要整型醫師介入?後來才明白他們將 Psychiatry 簡稱為 Psych (與 Syke 同音)。

如何與病人有效溝通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醫學上所慣用的英文專用名

詞，與一般人在日常生活所慣用的詞彙常有很大的出入，特別是頭頸癌病人這個族群，因為有為數不少是屬於藍領階層。記得有一次和病人談到唾液問題，我習慣使用 saliva 這個名詞，病人卻一臉困惑，經過一番溝通才了解我的意思。他建議我使用 spit 來代替 saliva 比較容易讓人立即明白。但我花了點時間才習慣使用這個名詞，因為這個既是動詞也是名詞的詞彙，總隱含著不雅的想像，也讓我聯想到健康殺手：檳榔。但是入境隨俗，我往後一概稱唾液腺為“吐口水腺”(spit gland)。

此地醫療人員口齒俐落，習慣口述病情給專人打字輸入成病歷，較少自己打電腦。我初來乍到，剛開始還覺得應該難不倒我，但經過實地演練，才發現要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口語表達與思路必須經過嚴謹的磨合。有時候，我恨不得自己寫好再由專門打字員直接照稿輸入，因為講到後面忘記前面，只好重新來過，一份病歷花個半小時至四十分鐘是常有的事。所幸這些也已成為我的經驗趣談。後來我已能泰然自若的對著電話筒自言自語的完成病歷與手術紀錄。

赴美的第一年，我跟隨的醫師是 Dr. Greg Farwell 與 Dr. Quang Luu，他們的專長除了一般頭頸外科，也精專自由皮瓣重建(Free Flap)，這個技術在國內主要是屬整型外科的領域，但在美國卻是耳鼻喉科所主導。我很幸運有許多和他們一起上刀的機會，因此一年下來也參與了將近五十台自由皮瓣重建手術。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多年的籌備，UC Davis Medical Center 決定進行全球第二例全喉移植手術，整個過程花費了將近一百萬美金，動員的人力物力不在話下。我有幸全程參與這個手術，親眼目睹病人經過十二年後再度開口講話，並逐步經口進食。

另外一大收穫就是發現科技的進步，使得原本傳統上在開刀房進行的喉科手術能在門診完成。同時也將治療領域拓展至食道，甚至胃部。負責這些發展的靈魂人物是 Peter Belafsky，他在美國與國際上都頗負盛名。經他的邀請，我有幸能在第二年與他共事與學習。上述那位經歷全喉移植的病人目前就在 Dr. Belafsky 的語言治療團隊的治療下進行術後的吞嚥和語言復健。

有將近百分之二十的頭頸癌病人在治療後有吞嚥困難的問題，醫療人員往往會集中精神在病人的病灶而忽略了這個現象，病人有時也會放棄改善吞嚥的可能性。有一次我在門診為一位長年使用胃管進食的癌症病人做了食道處理，我從水龍頭倒了一杯白開水給他，他嘗試喝下去，也喝下了。在沒有心理準備及內心

的震驚下，他當場與妻子抱頭痛哭，身旁的醫護人員也頻頻拭淚。因為他已經準備好這一輩子都不能從口裡喝下任何流質了。臨走之際，他與我擁抱，我感受到他真摯的感謝，也讓我重新看到一個人不能由口來享受飲食在生活品質上所造成的痛苦，這幫助我更能體會病人的需要。

這些經歷可以說是我行醫生活中的意外收穫，卻豐富了我行醫的旅程。謹此分享並希望能將我這幾年在美國的經歷與所學回饋給國內的病人。